

“文化争霸”和“借文化以争霸”：比较文学学科产生及流变的隐秘的深层动机

钟 华 杨 宇

摘 要：“文化争霸”和“借文化以争霸”是现代国际争霸的一种重要方式。法国人为创建比较文学学科付出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他们萌生创建该门学科的理念并执着地将其化为现实之时，正值法国国力日渐衰微和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并引发国内强烈的集体焦虑之际，这便从外部诱因和内在需要两方面决定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开始时就被植入了“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扩张主义”的基因。法国学者极力创建比较文学学科，持续热衷比较文学研究和强调只能做实证性的影响研究等种种迹象都表明：“文化争霸”或“借文化以争霸”很可能是比较文学学科产生的隐秘的深层动机。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 隐秘的深层动机 文化争霸 借文化以争霸

DOI:10.13760/b.cnki.csalt.2019.0002

自有国家以来，国际地位的竞逐和国际权力的分配——国际争霸便成了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永恒主题。古代国际争霸的方式主要是战争，现代国际争霸的方式则较多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以及作为最后选择的战争。由于战争或政治、经济、科技种种冲突都具有“冷”“硬”“明显”等特征，而文化角力或穿上文化外衣的政治角力却带有“温”“软”“隐蔽”等特征，所以“文化争霸”或“借文化以争霸”常常成为现代国际争霸的重要方式。沿此思路，我们越是深入考察和审视比较文学学科最初在法国诞生的历史背景及其之后的流变，便越是产生一种清晰而强烈的印象：“文化争霸”和“借文化以争霸”很可能是比较文学学科产生的隐秘的深层动机。

一、创建比较文学学科

在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简要回顾一下比较文学学科早期发展及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一些相关情况,并借此论述一个基本观点: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最早诞生于法国,法国学者为此持续奋斗了将近一个世纪。

一谈到比较文学学科的早期发展历程,学者们一般都会提到几个关键事实。第一,最早提出“比较文学”这一概念的是两位法国教师——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他们在1816年(一说1818年)编选了一本名为《比较文学教程》的文学作品集。第二,使“比较文学”概念流行开来并进而向独立学科迈进的关键人物也是三位法国学者——维尔曼、安培和圣伯夫。维尔曼1828年前后在巴黎大学以比较文学为名义讲授“18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想的影响”,并因此被誉为“比较文学之父”;安培1830年在马赛讲授“各民族的艺术和文学的比较史”,两年后又以《论中世纪法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关系》的就职演说开始了在巴黎大学的“比较文学史”讲座,逐渐在法国掀起比较文学研究热潮,并因此与维氏被后世学者并称为“比较文学之父”;被西方誉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分别于1840年、1868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则急剧扩大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国际性影响。第三,使比较文学最终成为一门具有科学形态的独立学科的还是法国学者戴克斯特、贝兹等人。戴克斯特1895年贡献了世界上第一篇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卢梭与文学世界主义的起源》;次年在里昂大学创设了历史上第一个固定的、正式的比较文学讲座,使之成为大学里一门独立的课程;1898年又出版了比较文学研究专著《欧洲文学研究》;后来,戴克斯特还成为第一位比较文学教授。而贝兹1895年也出版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海涅在法国》;1897年又编辑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比较文学工具书,即收有2000个条目的《比较文学书目》(1900年正式出版时增至4000个条目,1904年再版时增至6000个条目)。1900年,法国学者阿扎尔出版了他的比较文学专著《意大利文艺与法国革命》。^①

据此,说“比较文学”概念最早诞生于法国应当不会产生什么分歧,因

^① 涉及这方面材料的论著很多,国外的如梵·第根《比较文学论》、布吕奈尔《什么是比较文学》、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等,国内的如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曹顺庆《比较文学》、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陈惇与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等,多多少少都有相关叙述。张铁夫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教材第二章中对此有较为集中的梳理,参见《新编比较文学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48页。

为这有客观存在的确切文献作为根据，早已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界公认的事实。而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也最早诞生于法国则可能引发争议，因为对于其诞生标志的认定可能见仁见智。

我们之所以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最早诞生于法国，至少有四方面理由：首先，既然有确切文献表明，世界比较文学学者也公认，是法国学者率先提出了“比较文学”概念，那么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法国学者最早产生并倡导了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的理念。其次，上文所引的有限资料已经足以表明，法国学者在产生了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的理念之后，几代学人前赴后继、坚持不懈地做了多方面努力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众多重大的实际成就，其中对于该学科的建立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成就至少有两项：一是在大学学科体制内授予了第一个比较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开设了第一个固定的、正式的“比较文学”讲座课程，评聘了第一个比较文学专业教授；二是贡献了世界上最早的两本严格、科学的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编辑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比较文学工具书。再次，“比较文学学科最早诞生于法国”可能遭到的最有力的异议是有两项与之相关的重要“第一”不是法国学者创造的：创办比较文学刊物和出版比较文学理论专著。这看似有一定道理，实则经不起推敲。诚然，世界上第一本比较文学刊物是匈牙利学者梅茨尔于1877年初在偏远小城克劳森堡创办的《比较文学杂志》（两年后改名为《比较文学学报》）。创办刊物固然有利于学科的成长及影响的传播，但却并不构成学科形成的内在条件或直接标志。同样，世界上第一部比较文学理论专著固然是在新西兰任教的英国学者波斯奈特于1886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该书的确提出了关于比较文学的某些理论主张和研究方法，对于比较文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意义重大，而且得到了梵·第根、韦斯坦因等西方著名比较文学学者的高度评价，但该书至少存在两个重大缺陷：一是正如英国学者弗雷德里克不无揶揄地指出的那样，其为比较文学设定的研究目标、内容和方案“确实是要由一位文学巨人才能完成的大业”^①；二是由于他认为文学史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所以主张“比较”要“时刻不忘社会发展对于文学生长的变化无常的关系”，并且认为国别文学既从内部得到发展，又从外部受到影响，而对这种内部发展的比较研究比外部更为有趣，所以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内在根源”而非“外来影响”。^②这样一来，不仅比较文学研究与一般的

① 谢菲尔：《比较文学在英国》，见于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91页。

② 波斯奈特：《比较法和文学》，见于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79—383页。

文学或文学史研究界限模糊,且本应成为比较文学研究重点的跨国比较研究反被“次等化”了。总而言之,该书还不能算是一部真正具有科学形态的严谨、成熟的比较文学理论专著,因此不能被视为比较文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最后,西方学者也大多将比较文学学科诞生的时间确定在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韦斯坦因甚至干脆明确主张“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真正诞生的日子是1897年”^①。而这一年正好是法国学者贝兹发表世界上第一本比较文学工具书的年份,此前两年戴克斯特和贝兹分别完成了自己必须通过严格的专业审核的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论文,此前一年戴克斯特又将比较文学变成了大学里一门独立的正式课程。毫无疑问,这两者在时间上的吻合不大可能只是偶然的巧合。

综上所述,无论是比较文学概念还是比较文学学科,最早都诞生于19世纪的法国。法国学者最早将其引入高等学府学科体制,最早使其具有全欧乃至世界性影响,他们不仅是“比较文学”理念的肇始者、积极倡导者、努力践行者,而且还是早期比较文学研究实绩的最重要的贡献者,是比较文学学科独立的先行者。为了将比较文学从理念化为现实,法国几代学者付出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②

完成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建之后,到了20世纪20年代,同样又是法国学者率先成立了世界比较文学研究史上第一个影响深远的流派——比较文学法国学派。1930年,该派领袖巴登斯贝格还在巴黎大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法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所。至于法国学派,众所周知,他们所倡导的是完全摆脱美学内涵而只做实证考据性比较的“国际间文学的影响关系的研究”。法国学派以此引领和主导了世界比较文学潮流30余年。

二、“文化争霸”和“借文化以争霸”

一般说来,人类行为是受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两方面因素共同制约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重客观条件而忽视主观动机,尤其是隐秘的深层动机。那么,我们为何要挖掘法国学者当初极力创建比较文学学科,持续热衷比较文学研究,并强调只能做实证性影响研究背后的隐秘的深层动机?弄清这些隐秘的深层动机有何实际意义呢?

① 参见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0页。

② 从法国教师诺埃尔和拉普拉斯1816年提出“比较文学”概念,到法国学者戴克斯特1896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正式的学科引入大学课程,1897年贝兹编辑出版世界上第一本比较文学工具书《比较文学书目》(初稿),法国几代学者付出了80余年的不懈努力。

（一）研究的缘起

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产生，目前学界流行的解释几乎都是围绕 19 世纪盛行于全欧的几大热潮展开的，即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实证主义哲学、进化论思想、民族民俗学和当时在各个学科中盛行的“比较热”。^①

诚然，上述几大热潮的确都盛行于 19 世纪，而且的确都与比较文学学科的产生有关。但只用它们来解释比较文学学科的产生至少有两个明显的缺陷：首先，它们都属于客观方面的原因或条件，与创建者的主观动机完全无涉，不能回答“为何要”的问题；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它们无法令人信服地回应这样的质疑：最早极力创建比较文学学科并持续热衷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为何偏偏是法国人？而且，这件事为何偏偏会发生在 19 世纪？

以常常被论者们视为首要原因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为例。譬如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塚幸男就曾经认为，“18 世纪至 19 世纪初期掀起的浪漫主义潮流，因其国际性特征的缘故，形成了即便是研究一国文学之际，也不能无视它同外国文学关系的风气。这样，便催生了比较文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萌生”^②。这样解释的核心理由，同时也是唯一理由，便是浪漫主义的“国际性特征”。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 17—18 世纪蔓延全欧的古典主义思潮同样具有很强的“国际性特征”，它为何没能催生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偏偏到了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比较文学学科就诞生了？此外，既然浪漫主义思潮是国际性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那么受此思潮浸染的就应当包括欧洲各国，但为何最早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的偏偏是法国人？

同样，对于法国学者当初持续热衷于比较文学研究并且强调只能做实证性的影响研究背后隐秘的深层动机，目前学界也鲜有讨论，顶多有学者像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主帅韦勒克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所做的那样，仅仅从批评法国学派的弊端和潜藏危机的角度指出其有文化民族主义动机，却并不对其背后的逻辑做深入分析^③。总之，我们忍不住想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偏偏又是法国人对比较文学研究如此热衷和执着？为什么在法国人开始比较文学研究之后不久，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等纷纷效仿，并且他们的比较文学研究同样多多少少带有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为什么法国学派如此强调只能做实证性的影响研究？为什么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美国人会向比较文学法国学

① 参见张铁夫：《新编比较文学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2—39 页。

② 参见大塚幸男：《比较文学原理》，陈秋峰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2—13 页。

③ 参见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张今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 268—279 页。

派猛烈开火并成立自己的学派与其对垒十余年，而当美国在各方面都成了领头羊之后却开始冷落比较文学？最后，为什么我们中国会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出现了比较文学研究热并呼吁建立自己的学派？为什么中国学派要强调“跨文化研究”（后改成“跨文明研究”）？

我们认为，关于上述问题，仅仅从客观原因方面探讨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需要从主观动机方面挖掘，才能找到完整答案。

（二）“文化争霸”和“借文化以争霸”

我们认为，要想弄清法国学者当初创建和运作比较文学学科时的种种行为背后的隐秘的深层动机，至少需要追问如下三个问题：第一，法国学者极力创建比较文学学科为何偏偏发生在19世纪？第二，法国学者当时为何会持续热衷于比较文学研究？第三，法国学派为何要将比较文学学科置于文学史的范畴并因此而强调只能做实证性影响研究？在我们看来，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密切相关，它们分别从不同层面折射出了法国学者上述种种选择背后的隐秘的深层动机。下面，让我们来依次阐明这些问题。

1. 国势衰微及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带来的民族焦虑

动机的产生是内在需要和外部诱因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世纪法国学者极力创建比较文学学科，其动机的外部诱因是当时法国国势衰微及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引发了民族焦虑，其内在需要是在文化战争中找回民族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根据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科林·琼斯《剑桥插图法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和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等书提供的有关史料，我们可知：843年，《凡尔登条约》签订，从查理曼帝国三分中分出的西法兰克王国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法国。大约15世纪初，法国已经开始出现具有一定规模的手工工场，商业也相当活跃，里昂逐渐成为国际性金融市场；1453年，法国取得了与英国的“百年战争”的最后胜利；15世纪末，法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到了16世纪末，法国成为一个封建王权统治稳固、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西欧最大的中央集权国家。1648年确立的奠定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基本格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让法国与荷兰、挪威一道崛起而成为欧洲的三大霸主。1661—1715年间，“太阳王”路易十四建立了以“君权神授”观念为基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专制，并在经济上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此时的法国进入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通过遗产战争（1667—1668）和法荷战争（1672—1678），法国在1680年左右开始成为整个欧洲名副其实的霸主。与此

同时，曾经繁荣强盛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相继衰落，德国仍是一盘散沙，俄国依然封闭落后。法国总体上的强盛一直持续到1815年拿破仑遭遇滑铁卢兵败。即便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人还五次打败了英、普、奥、比、俄等国组成的欧洲反法联盟，打赢了50余场大型战役。就这样，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法国人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然而，路易十四统治后期的法国已经开始盛极而衰，他发动的与奥格斯堡同盟的战争（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均以失败告终；在荒淫昏聩的路易十五统治时期（1715—1774）法国的衰落进一步加速，被卷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和“七年战争”（1756—1763），战争结束后，法国的陆上殖民地和海上霸权丧失殆尽。到了路易十六时期，法国已变得腐败不堪，最终，君主统治被1789年爆发的大革命彻底推翻。之后，法国又先后经历了三次共和国、两次帝国和几番王政复辟，政变连连，内乱不息，经济困顿；拿破仑称帝期间又被动遭遇或主动发起多次战争，致使国力继续下降。拿破仑发动的针对西班牙和俄罗斯的两场战争遭到了强烈抵抗，1814年法国在对抗反法联盟的战争中初尝败绩，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更遭惨败，法国在欧洲从此一蹶不振。此后，英国逐渐成为拥有最多海外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俄罗斯向外扩张成为地跨欧亚两大洲的“沙俄”；德国趁普法战争（1870—1871）之机迅速崛起，不仅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而且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还扶持意大利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普法战争中法国再次一败涂地，长驱直入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还曾在凡尔赛宫加冕称帝；法国最后被迫割地乞降，国际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虽为战胜国，收复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并夺取了德国的一些殖民地，但损失十分惨重，经济极度困难，政局长期不稳（单是1914—1940年短短26年间内阁更替就达45次之多）。正因为如此，一直到法国学者们成立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20世纪20年代，再到美国学派快速崛起的50年代，法国在欧洲的国际地位仍然未见明显提高。之后，随着美国、苏联和日本的迅速崛起，法国的霸主地位彻底“一去不返”。^①

从以上简述可知，法国学者开始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的前夕的18世纪下半叶和着手创建时的19世纪，正是法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国势的衰微、国际地位的下降，自然会影响到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当时，一股浓重的民族焦虑感和忧郁感在法国人心中挥之不去（这从那段时期法国文艺作品中浓

^① 随着20世纪90年代欧盟的成立，图霸欧洲已久的德国基于多方面的原因终于与法国这个“近邻老冤家”携起手来共谋共治（这还引起了英国的妒忌和不满，愤而要求退盟），法国在欧洲的国际地位才又有所提高。

郁的“感伤”“忧郁”“愤怒诅咒”等风格中可以窥见一斑)。^① 这些作为一种强大的外部诱因迫使法国人产生了在文化的战场上找回民族自信的强烈内在需要。此时此境,对于在文学艺术领域乃至整个文化上“祖产丰厚”、在欧洲各国中卓具比较优势的法国人而言,创建比较文学学科自然不失为一个既方便又快捷的明智选择!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偏偏是法国人要极力创建比较文学学科,以及这件事为何偏偏会发生在19世纪了。

2. 借文化以争霸

笔者想先做三点说明。第一,从表面上看,似乎“文化争霸”是手段,“借文化以争霸”才是目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两者本质上都是比较文学研究背后隐秘的深层动机,只不过相对而言,前者较直接、较切近、层次略浅,后者较间接、更隐晦、层次更深。第二,“借文化以争霸”这层动机与前文谈及的法国当时的历史处境联系更直接,所以我们先进行讨论。第三,法国学者持续热衷于比较文学研究,强调只能做实证性影响研究,都同时既对应于“文化争霸”,又对应于“借文化以争霸”,严格来讲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将其分开来说纯粹是为了标题的简明和叙述的方便。

现在进入正题。上文简单陈述的法国在19世纪前后面临的历史处境已经清楚地表明,这门学科从发端的那一刻开始就带有显著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而且,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动机很自然地成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一种倔强的“遗传基因”,终于导致比较文学研究演变为了一种“为本民族的力量服务”^②的研究,进而成了后来许多民族国家“借文化以争霸”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或许当年诺埃尔和拉普拉斯编选《比较文学教程》时动机还比较单纯,但从“比较文学之父”维尔曼的比较文学讲座开始,动机就不那么单纯了,这从两者的内容设定上就一目了然:在《比较文学教程》中,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只是简单地将古代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中的某些作品选段编排在一起做“呈现式比较”,没有理论也没有方法,至少从形式上看还没有很明显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从维尔曼开始,情况就开始变化,其讲座名为“18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想的影响”,其中宣扬本国文化曾经的荣耀的意味已昭然若揭!

^① 譬如圣皮埃尔小说中的颓废的“世纪末情绪”,夏多布里昂小说中的消极浪漫主义的“忧郁”,雨果诗歌、小说、剧本以及籍里柯和德拉克罗瓦绘画中的“人性阴暗面”“悲惨世界”及其“愤怒控诉与诅咒”,吕德雕塑在“凯旋门”上再次唱响“马赛曲”,巴尔扎克小说中猛烈批判现实的“人间喜剧”,一直到波德莱尔诗歌中象征主义的“恶之花”,等等,都是那段历史时期法国民族时代心态的绝妙写照。

^② 参见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张今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73页。

在我们看来，比较文学学科带上文化民族主义动机是很自然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一个民族要长期存在，必定具有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只要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尚未演变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危及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就是可以接受或者应当包容的。其实，尽管美国学派大肆批判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搞成了“记文化账”，汲汲于“争夺文化威望”，因而带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①，他们同样未能彻底摆脱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这从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末积极成立自己的学派与法国学派的对垒，而在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之后却开始冷落比较文学两方面可以得到证明。这就是说，我们如果尊重客观事实，就不得不承认：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作为一种“遗传基因”，贯穿了比较文学学科自诞生起的整个发展历程。

既然如此，在尴尬的现实处境下，一向骄傲自豪的法国人产生渴望通过文化较量重新找回民族自信的“借文化以争霸”的隐秘的深层动机，便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了。同时，这也很好地回答了在现实中接连遭遇挫败的法国人何以在那么长时间内对比较文学研究如此痴迷和执着的问题。

3. 文化争霸

韦勒克曾经批评法国学派强调只能做实证性的影响研究的主张实为一种“文化扩张主义”，并认为基亚为大学生写的小册子所列的表格近乎天真地表现了这一点：表中专门留有空格准备列入尚未有人写出的论隆萨在西班牙、高乃依在意大利、巴斯卡在荷兰的影响等论文。^②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这样的表格的确就是法国的“功劳簿”。之所以会如此，根源同样在法国国际地位在20世纪的继续下降仍在激发法国学者们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正是这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其比较文学研究演变成了“文化争霸”的方式和途径。

其实，法国学派强调比较文学研究属于文学史范畴，必须摆脱全部的美学内涵而只做纯粹实证性的影响研究，这一主张是再自然、再正常、再好理解不过的了，这只需要对法国文化，特别是法国文学的“丰厚祖产”稍微有些了解就能明白。法国拥有太多对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的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还拥有太多的世界文化遗产。在我们看来，自从但丁提倡用“俗语”，

^① 参见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张今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72—279页。

^② 原载基亚：《比较文学》（巴黎，1951）第124—125页，转引自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张今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74页。

即作家自己的民族共同语来写作^①，从而促成了欧洲各国“国别文学”的自觉。意大利文学率先兴盛，很快法国文学便异军突起。可以说，无论是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的古典主义时期、18世纪的启蒙主义时期，还是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时期、19世纪中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时期和19世纪下半叶之后的现代主义时期，法国文学的成就（包括美学及文艺理论等方面）都始终走在整个欧洲的前列。法国文学大师辈出，杰作累累，并且对欧洲其他各国的文学艺术的确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法国学派之所以强调只能做“真实存在事实联系”的一国与他国的作家、作品之间的实证性影响关系研究，显然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文学“祖产”实在太过丰厚，因而在这种规则的“文化争霸”中具有很大优势。而他们之所以主张将比较文学学科置于文学史的范畴，要求“摆脱‘比较’二字全部的美学内涵”（梵·第根语），只做纯粹的实证考据，显然是为了杜绝他国学者“浑水摸鱼”，为了迫使他国学者在事实面前甘拜下风，其实质乃是企图利用自己作为比较文学这门新兴学科“祖师爷”的身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以便有更多机会将他国对手逼进死角。由此可见，“文化争霸”乃是法国学派强调只能做纯粹实证性影响研究背后的隐秘的深层动机。

事实上，大谈本国作家或作品对他国作家或作品的影响，是各国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的普遍现象。韦勒克本人也坦陈，“甚至在美国也能发现这种文化扩张主义”。在我们看来，其实美国并不是不想搞“影响研究”，而实在是因为它确如韦氏所言“可供吹嘘的东西本来就不多”。可是尽管如此，“一部多人合作、写得很好的《美国文学史》，仍然不假思索地宣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艾伦·坡乃至霍桑的追随者”。^②

顺便说一句，20世纪50年代末异军突起的美国学派在强烈反对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的同时大肆鼓吹所谓跨学科研究，其实同样是想趁机修改“游戏规则”，以便让自己国家的文化获得自认为相称的国际地位。而他们在美国全面取得世界霸主地位之后便开始冷落比较文学研究的做法，正好是其作为现代世界霸主拒斥他国借助比较文学研究挑战其霸主地位的“守成心态”的折射。

^① 但丁所谓的“俗语”即“民族共同语”。在但丁大力提倡用自己的民族共同语写作之前，西方的文学为希腊语、拉丁语或各局部地区使用的土语写作，这很不利于西方各国的民族文学、国别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而但丁所提倡的用民族共同语来写作，则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这方面最重要的文献即《论俗语》，其中文选译本可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62—174页。

^② 参见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张今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74页。

三、结语

“文化争霸”和“借文化以争霸”是现代各国争夺话语权的一种重要方式。法国人为创建比较文学学科付出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他们萌生创建该门学科的理念并执着地将其化为现实的那段历史时期，正值法国国势衰微和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并引发强烈的集体焦虑之时。这便从外部诱因和内在需要两方面决定了他们所创建的比较文学学科从一开始就被植入了“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扩张主义”的因素。法国学者极力创建比较文学学科，持续热衷比较文学研究，强调只能做实证性影响研究以及后来在美国学派那里的演变等种种迹象都表明：“文化争霸”和“借文化以争霸”很可能是比较文学学科产生及流变的隐秘的深层动机。

作者简介：

钟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宇，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